

毛
詩
或
問

袁
仁
著

中
華
書
局

序

余聞之先人。詩必以三百篇爲準。云漢魏之五言。唐人之近體詩也乎哉。余友徐昌穀。孫太初輩。奕奕騷壇。嘗與訂古人之逸韻。校時髦之聲律。揮塵雌黃。頗可解也。及譚毛詩。則訓詁外不能措一詞矣。豈諸公智弗及歟。非然也。就六經而譚。他經可理測。而詩則不落理路。他經可意會。而詩則不涉意想。三千在門。獨許商賜可與言詩者。以其各有悟門耳。悟則如醉者之忽醒。仆者之忽起。而超然於學識象數之外。故曰興於詩。朱元晦盡去孔門序說。而以意自爲之解。盲人摸象。豈不揣其一端。然而去象遠矣。余讀詩。不廢序說。亦不純主序說。會之以神。逆之以志。反之性情之微。窺之美刺之表。其求之而未得也。若魚銜鉤。若龍養珠。一語在膺。萬妄俱息。及瞿然惶恍然得也。言思莫及。理解俱融。不知我之爲古人。古人之爲我也。舉其所服膺者。設爲或問以發之。詩之精微。心欲緣而慮忘。口欲談而詞喪。況形之副墨之迹乎。余且睢睢欲化之矣。吳人袁仁書。

毛詩或問卷之上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或問、關雎序以爲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窶。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也。朱傳以爲宮中之人。以文王得太姒而咏之。孰是。曰。序之來。舊矣。說者謂大序出于孔子。而小序則子夏爲之。朱元晦疑其多出于漢儒之筆。而盡廢焉。所謂漢儒者。衛宏。毛萇輩也。豈淺淺者哉。愚謂雖未必無漢儒之雜。而去古未遠。要皆有所本也。如關雎之詩。序以爲后妃之德。而其所謂淑女者。毛鄭諸公皆指三夫人九嬪以下而言。謂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而憂。憂賢女之在下也。已得而樂。樂賢女之同升也。此其所以不傷不淫而爲風之首歟。若謂文王思太姒則陋矣。真所謂轉衣爲裳也。

或問、序稱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譏其淺拙。如何。曰。朱子以其在父母家一句爲非也。旣謂之本。必係在家時所習。婦人謂嫁曰歸。言告歸者。正指其當嫁而言也。惟其服之無斂。故私服汚而不潔。惟其節儉。故公衣澣而再服。易爲公衣澣而私服否耶。正欲歸甯父母耳。王者之本。在知稼穡之艱難。后妃之本。在知衣服之締造。內外各修其業。而王道成矣。

或問、卷耳序以爲后妃思賢。而朱謂后妃思文王。如何。曰。后妃雖不與國政。而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所以

賢妃爲十亂之一。言君子之行役外執勞苦。內憂國政。是我之所懷也。故卷耳易采也。傾筐易盈也。乃置之周行。而悠然有深思焉。崔嵬高岡。僕馬皆病。皆設言以寓其深思之意耳。

或問。福何以言履。曰。樛木。后妃能逮下也。樛木下垂。而使葛藟得附。喻后妃逮下。而使羣妾同升。履。卽視履考祥之履。言福在下也。故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或問。螽斯之義。曰。凡禽蟲羣處。必相鬪害。惟螽斯千百爲羣。戢羽而不害。是蟲之有和德者。故比后妃之能容羣妾。

或問。桃夭。華言室家。實言家室。葉言家人者何。曰。室家。夫婦相對之辭。家室。由外及內。父子兄弟皆在焉。家人。則雖宗族上下。皆可兼也。猶桃華謝而實實殞而尚有葉耳。故華言男女。實言有子。葉言蔭庇也。或問。兔置。曰。墨子言文王舉閔天太顛于置罔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悅服。此詩蓋述其事也。然則何與于后妃乎。曰。以爲文王之化衆人所知也。以爲后妃之化衆人所不知也。孰謂王化不基于衽席乎。此序之所以爲善也。

或問。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如何。曰。毛傳云。采芣宜懷妊。故婦人采之。此詩無形容譬喻之詞。讀之自見其懽欣意味。摹寫和平景象。宛在目前。

或問。漢廣之詩。首句不叶。何也。曰。不可休息。韓詩原作不可休思。此字之悞也。或問。汝墳何以見道化行。曰。未見君子而慙如調饑。思而不怨也。旣見而幸其不我遐棄。喜而不邪也。魴

魚賴尾。以水淺而躍。故勞而尾赤。喻王澤竭而人困苦也。王室雖如燬。而周王父母之德則甚邇。可以忘其勞矣。勉之以正。如此。非道化大行。而婦人烏能若是乎。

或問麟趾曰。麟有趾而不蹄。有額而不抵。有角而不觸。蓋仁獸也。故以爲比。由趾而定而角。自下而上也。由公子公姓而公族。自近而遠也。趾在下。故言子。定在前。故言姓。角在未。且盡也。故言族。關雎之應。雖無麟而有麟。春秋之作。雖有麟而無麟。

或問鵲巢曰。鵲工于爲巢。喻人君之善于治國也。鳩工于育子。喻夫人之宜男也。巢在此。速鳩。故言御。巢在彼。非鳩所有也。取而方之。故言將。盈則無虧缺矣。故言成。方卽地方之方。以爲其所也。

或問采芣何以爲不失職。曰。古者公侯親耕。以供粢盛。夫人親絜。以供俎豆。皆職也。今沼沚而又于澗。求之益廣矣。僮僮而又祁祁。容之益淑矣。故陳止齋以家人之六二當之。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其職惟在饋祀也。

或問草蟲與周南之卷耳同乎。曰。不同。卷耳乃后妃思賢。草蟲乃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忡忡者。心懸不下也。故言降。惓惓者。憂之深也。故言悅。傷則痛。悲則哀。心氣不平矣。故言夷。惓惓深于忡忡。傷悲又深于惓惓也。未見則情彌深。而不怨。既見則心彌暢。而不淫。此所以爲有禮歟。

或問采蘋何以爲能循法度。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經。所謂法度也。然其要只在有齊季女。蓋所薦不過常物。所用不過常器。所奠不過常儀。而惟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

或問、甘棠、美召伯也。如何曰、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當時所歷非一處。所止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管止之木以起興耳。初戒不可斬伐。中則言不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不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憂之愈深。護之愈至也。按孔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南國之人追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芟曰、憩曰、說皆謂神之所棲耳。

或問行露曰、言女夙夜之行。但畏多露耳。非復往日之懼強暴也。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無角而穿屋。無牙而穿墉。意味深長。可以潛玩。

或問羔羊何以見節儉正直。曰、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緝。五緝爲升。倍升爲織。倍織爲紀。倍紀爲總。倍總爲縫。然則純者以絲而縫。猶在緝先也。蓋制裘者始縫而絲微。既敝矣。非絲大不足以固之也。故自純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在公之寅畏。可勉而能也。退食而委蛇。則其德可想矣。夫羔也。羣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序以爲德。如羔羊必有取也。五純者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其緝縫之處凡五也。百里奚五羊之皮亦是一裘之具。

或問殷其雷勸以義也。如何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夫人憫其勞而勸以義。文王之化深矣。由陽而側而下。雷之聲始于當陽。中則在旁。終則洗下。況大夫之行役。久而愈艱也。由遑而息。而處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處。久而愈亟也。何斯人而違斯地。念之深也。而又曰莫敢或遑。知王事之當勤耳。下曰息。曰處。皆承遑字說去。正見其不可暇逸。所謂勸以義也。振振君子。既美其德。而又再言歸哉。不敢必。

其卽歸也。亦所謂義也。

或問標有梅曰。擊落之後。尙有殘梅。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此婚姻之時也。求我之庶士。當擇吉日而行禮。蓋六禮不備。我不行也。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矣。故及今可以成婚。言已必待聘而往也。頃筐取之。則盡落而無在木者。婚姻之時不可失矣。然亦須有媒妁之言。故曰。迨其謂之。蓋時清世治。婚姻得以及時。非謂女欲婚之急也。亦非謂女求男也。

或問小星。賤妾進御。亦有序乎。曰。內則註云。諸侯娶九女。姪娣兩日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旣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以後夜夫人所專。不須帳也。所施帳者。爲二人共侍于君也。其御望前。先卑。望後。先尊。望前。最賤。妾抱帳往。貴者抱之還。望後。貴者抱之往。賤者抱之還。古禮如此。

或問江有汜曰。媵遺而不怨。嫡過而能悔。上下之俱化也。悔而處。處而歌。處。卽出處之處。君用之。則出。不用之。則處。是處乃獨處而無侶之意。王風云。條其歎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歎之聲。歎旣爲悲嘆。則歌亦非樂也。乃煩懣而歌。古語云。長短之哀。過于慟哭。信矣。

或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如何。曰。死麕。死鹿。非雉鳩之關關。感悅。吠鹿。非桃天之親迎。然當亂世而能惡無禮。則文王之化深矣。商紂之時。天下大亂。淫風流行。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有死麕。猶以白茅包之。恐爲物所污。有女懷春。而善良之士。乃可誘之乎。言當以禮娶之也。二節言樛櫟小木。可以爲薪。

野有死鹿。可以爲食。猶有白茅純束而包裹之。況有女如玉。豈可誘乎。三節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脫脫然。毋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麗。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悅。未必便使麗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若將浼焉者也。

或問。平王舊說以平爲正。如何。曰。毛鄭之意。以盛王之化不欲指衰周之平王也。然則齊侯又將誰訓乎。按莊公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其姬。正平王及襄公諸子事。然則召南而係以平王之詩。何也。曰。見關雎之化至衰世而猶行。此聖人之微意也。按麟趾序云。關雎之化存。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可以爲此詩之證矣。言何彼穠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車服之盛也。車服雖盛而不驕貴。故曰。豈不肅敬。誰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惟見其車。故指車以言之。桃李言女德之美。見平王之孫不愧齊侯之子也。絲緡言男道之正。見齊侯之子不愧平王之孫也。

或問。騶虞或以爲獸。或以爲人。如何。曰。毛氏以騶虞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及山陰陸氏皆祖其說。司馬封禪文。囿騶虞于珍羣。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今朱傳亦因之。但考爾雅。無此獸。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蓋謂騶人虞人之官。賈誼新書。謂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司獸之官。月令。田獵七騶成駕。易稱卽鹿無虞。且以虞爲官。舜時已然。孟子亦稱招虞人。故嚴氏詩緝。亦以騶虞爲官。然序說之來已久。古時或真有此獸。亦未可知。此詩爲鵲巢之應。說作義獸。其味更長。葢生于

水濱蓬生于陸地。皆至秋而茂。月令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獵。五稂五莠言獸之多。一發言矢之少。仁不忍盡殺也。和氣充塞。庶類繁殖。恩及禽獸之意。皆在言外。

或問柏舟序以爲仁人不遇而作。朱以爲婦人之詩。孰是。曰。味其語意。皆非婦人之詩。呂云。婦人而思奮飛。其何以訓乎。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其非婦人之詩明矣。家語孔子誅少正卯。語子貢曰。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故孟子引之。以爲孔子之詩。良非（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詩總之皆臆說也。責人則明。而自恕則昏。何歟。

或問綠衣曰。綠衣黃裏。正色猶在內。不過掩蔽而已。綠衣黃裳。則貴賤易位。至于專治綠絲。使絺綌而當凄寒之風。則又甚焉。惟追思古人。省而自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或問燕燕。莊姜送歸姜也。如何。曰。燕。春社而來。秋社而往。故以爲喻。初言羽之參差。中言飛之頡頏。三言音之下上。咏之序也。初別則泣涕如雨。已別而佇立以泣。既去而思之不忘。則實勞我心。此三章見莊姜注情于戴嬀。四章則言其有塞淵淑慎之身。而又以先君相勸。則戴嬀之思念。非徒情愛之私也。以莊公之昏。致滋弑逆。而猶然勸思忠厚之至。可以想其賢矣。詩人之意。多在言外。但敘離別之情。與莊姜之美。竝無一字道及君弑國亡之慘。而情緒固闊然矣。

或問凱風曰。衛人有夫死。而以其七子不足恃。思再嫁者。七子悔罪自咎。以感其母。卒成守節之志。詩人歌以美之。此凱風所以錄也。凡物春至則生。惟棘堅材。春暮始葉。喻育養之艱難也。初生則言心成材。

則言薪皆賴凱風以生長之。喻子之育于母也。凡人之養物皆有迹。而惟風之養物。則太和嘘拂入焉而不知鼓焉而潛化。生育之最妙者也。心天天而母劬勞。言其育子之艱。母聖善而無令人言其報母之淺。三節勞苦與首節劬勞相應。但劬勞在生育之初。而勞苦在父沒之後。傷其勞之無已也。四節莫慰母心。與二節我無令人相應。睨睨。毛傳謂好貌。謂顏色之好也。玩下載好其音而睨睨又作聲。則重複矣。以寒泉而有益于浚。七子乃無益于母。此以無情與有情也。以黃鳥而猶能悅人。七子乃不能悅母。此以無知與有知也。

或問谷風曰。此詩委曲舒徐。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最宜深玩。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大風也。未雨而陰。既陰而雨。狀無清明開霽之意。喻其夫之昏惑也。我匪勉與爾同心。不宜有怒于我。譬如葑非常食之菜。無以下體。顏色之惡而并棄不采也。德音。謂平昔夫婦相期之好言。切莫違此好言。我當及爾同死。蓋同家不難。同心爲難。同生不難。同死爲難。既匪勉與爾同心。當相期與爾同死。此夫婦之至情也。我本期與爾同死。而爾棄我。故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事已至此。則與前日之心有違矣。爾乃不遠送我。至門而返。此景此情。荼之苦不若是烈也。然猶念當安爾新昏。如兄弟然。不可如我之始合而中離也。涇濁而渭清。二水合流。故濁然不曰渭以涇濁。而曰涇以渭濁。是濁反以清爲嫌矣。小渚曰汙。試觀止水。中則渭自渾渾然。其清徹底矣。今安爾新昏。不以我爲潔矣。魚梁與捕魚之笱。皆我所以勤家者。逝去也。安爾新昏。母去我梁。母開我笱。閱視也。此梁此笱。我身且不得閱視。而又何惜我後。

乎。就其深矣。章陳其往日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盡心。如水深則或乘方桴。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暱勉以求之。不但一家。又周睦其鄉里。凡民有喪。則匍匐以救之。我於爾家。可謂盡心矣。爾乃不以我能養。反以我爲讎。既阻絕我之善。雖勤勞而不見取。如賈之莫售也。育恐謂當生育而恐懼。育鞠謂當生育而窮極也。顛覆即恐鞠之事。及既生既育。乃忘其恐鞠。而比予于毒焉。毒蟲螫手。速與驅除。比予于毒者。惡而速去之也。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之無。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富厚則棄我矣。沈水自下起也。潰水自內出也。詒讀作貸。莊子。埃詒數日。失魂魄也。暨塗屋也。書。惟其塗暨茨。是也。言夫之暴怒。有時如水之下起。有時如水之內出。既驚懼失魂魄。而我且肆習之矣。竟不念昔者締造艱難。伊余來塗屋之時乎。

或問。簡兮何以思西方之美人也。曰。擇人以供萬舞。當日中大明之時。在上前易察之地。而不知顧人之賢。且有力如虎。氣之壯也。執轡如組。藝之良也。顏如渥丹。貌之充也。以斯人而仕爲伶官。僅得其勞。爵安得不思。西周之盛王乎。榛者。樹下小木。左思所謂果下成榛是也。荅者。細草。二物雖生山隅。一望青青。難辨所在。以喻西方美人。遠不可見。再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意最深長。夫萬舞職在伶人。非賢者所當爲也。以錫爵惠及下賤。非賢者所宜誇也。於不可爲者而爲之。於其不可誇者而誇之。賢者之心亦戚矣。

或問北門曰。寢者。窮也。言不得舒展也。殷殷。憂之隱也。寢且貧而曰終。絕望之詞也。非嘆祿薄也。悲其道之難行也。其出也。乃國人矚目之地。今莫知我艱。則外不見亮于國人矣。其入也。乃家人權聚之時。今交徧謫我。則內不見信于家人矣。故呼天以自安。而無所怨尤焉。

或問。柏舟。莊姜自誓也。如何。曰。舟在河中。猶婦在夫家。乃其常處也。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纒笄總拂髦。蓋髦乃子生之月剪髮爲之者也。婦人寡處。不宜容飾。惟髮彼兩髦。實惟我之儀節。至下曰。特則孤獨之操益明矣。莊姜之守正也。母之欲嫁。非禮也。然不斥母之非。而但曰。母乃天。不能諒人。尊母以天而不從其令。謙己以人而不奪其志。莊姜其賢矣哉。

或問。中菁云何。曰。舊註。中菁之言。謂宮中所弄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中堂菁積材木也。

或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如何。曰。此詩只子之不淑一句是刺詞。中閒但述其象服之宜。鬢髮之美。眉目之秀。與如天帝之不可測。而其淫亂之失。隱然自見于言外。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者也。如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答。但中閒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閒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閒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旨。此風人寓意之深也。繼祚。鄭氏訓繼爲去。訓祚爲祚延蒸熱。朱子訓爲束縛意。皆非也。按說文。繼。系也。祚。無色也。蓋絢絺無色。而展衣華采。今以絺加展衣。是以韜晦而無色。如衣錦尚絅之例耳。

或問。定之方中。曰。宮者。總名。室者。宮內之室也。作宮室而定中。揆曰。言其得時之正。而規畫之不苟也。樹

本者求用于十年之後言其規模之遠也。六木或可供籩簋或可充器用皆不言而獨舉琴者人君功成作樂言德可歌功可咏也。升與降對望與觀對既升彼虛以傾略其大勢復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人事已審然後稽之于卜而終然允藏也。左傳記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工惠商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今零雨既零至稅于桑田獨舉勸農一事立國以農爲本也舉其本則其餘不言可知此詩人善敘事也。馬不止驟以驟爲貴驟不止牝以牝而生獨驟牝而至于三千則其餘可知矣。記稱問國君之宮數馬以對則詩言驟牝三千其意固不在馬也。殆形容其阜成兆民之效乎。然驟牝三千而又本之秉心塞淵惟其秉心誠實故事有實功惟其秉心淵深故事無淺效非知道者不能爲此言也。

或問淇澳曰大學云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所謂恂慄者戰戰兢兢制節謹度之謂所謂威儀者臨民以莊尊其瞻視之謂如金如錫喻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喻其能圓能方也蓋金剛而錫柔璧圓而圭方登車而倚重較易于矜嚴者也武公則寬綽其容懽晏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武公則以禮自檢此皆剛柔方圓之相濟也。

或問伯兮何以爲刺時也曰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此役王爲主故不言刺衛而言刺時其曰爲王前驅意亦在王也問陳在衛之西南而曰自伯之東者何也曰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而自初伐至周之時而我首已如飛蓬矣唐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

容猶有怨意。此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切而婉矣。言首疾。則不止飛蓬而已也。言心痾。則又不止首疾而已也。時漸久而思漸深矣。

或問黍離。憫宗周也。如何曰。宮室至尊之所宅。宗廟先靈之所棲。而今變爲黍稷焉。觀彼黍與彼稷。則此宮室此宗廟今何在也。始見稷之苗。既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而黍惟言離離。非稷變而黍不變也。離離只是垂貌。實之垂。固可言離離。而葉之垂。穗之垂。亦可言離離也。昔箕子過殷故墟。作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與此同意。靡靡是披靡而不能進也。此句是當時實事。謂我心憂。謂我何求。皆承靡靡說去。搖搖。心不定也。醉。則昏而不醒矣。噫。則望而不通矣。不敢指斥其人。而但呼蒼天告之曰。致此顛覆者。此何人哉。亡國之恨。悽然滿目矣。

或問緇衣。美武公也。如何曰。武公父子相繼爲王司徒。周人憂之。故作此詩。德稱其服。故曰宜。德服俱美。故曰好。德服俱大。故曰蕭。敵又改爲欲其服之常新也。適子之館。省其躬之常安也。還予授粢。冀其食之常飽也。其憂之拳拳如此。孔叢子載孔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禮記緇衣載孔子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緇衣之詩。繼繼殷勤。可謂好之之至。巷伯之詩。欲取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則投有北。有北不受。則投有昊。可謂惡之之至。故曰惡惡如巷伯。詩之美刺多矣。獨舉二詩。以其至者言之也。或問羔裘序以爲刺朝也。邇大路序以爲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擗兮。狡童。序皆以爲刺鄭忽也。褰裳序以爲思見正也。丰及東門之墀。溱洧。序皆以爲刺亂也。風雨。序以爲思君子也。子矜。序以爲刺

時之疑似也。與子同夢。豈不甘乎。但會于朝而向之益且昌者。今且散而歸矣。論情則甘。而論議則不可。故曰無庶子子憎。不曰同寢。而曰同夢。寢則有夢。夢則迷惑而反常。謂甘與子同迷惑也。子子猶言吾子。愛之之詞也。秦風婦憂其夫。稱子美。大雅商人憂武王。稱子侯。皆此類也。

或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折柳樊圃。其義云何。曰。柳者。賤木。今植于樊籬之內。各有主矣。雖令狂夫往折。猶必懼。懼四顧。畏遭訶責。豈挈壺氏之司時者。顧不辨晨昏之限。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乎。然非挈壺氏之罪也。所以使之至此者。誰歟。不明爲指摘。而諷誡獨深。一唱三嘆。有餘音矣。

或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之者。非其道也。如何。曰。田者。須深耕易耨。力到而禾成。若無功力。而佃大田。則荒矣。驕者。傲而相凌。驕而又驕。則莠之凌苗者多矣。桀者。秀而特出。桀而又桀。則莠之勝苗者衆矣。猶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必不至。徒使勞心忉忉。怛怛耳。候人傳云。婉。少貌。嬖。好貌。此合婉嬖釋之。故曰少好貌。總角。總其髮以爲兩角也。非言兩角如卣字之形。此言童子幼時也。突。韻書謂犬從穴暫出。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士冠禮。士有三加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此曰突而弁。則不特加冠。而且加弁。有成人之道矣。舊謂自童而冠。循序而勢有必至。玩未幾見及突而弁。似譏其躡等也。言此總角之童。曾未幾見。而忽然戴弁。況襄公之不安分而躁求也。

或問。盧令。刺荒也。其詞竝不譏諷。而但稱美。何耶。曰。此所謂陳古以風也。近世詞人。知此義者鮮矣。襄公

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而刺之。不指陳其惡。而但曰。古之田獵。有廬犬令。然可愛也。非愛犬也。亦以其人有美德。而且有仁恩也。古之田獵者。若而人。今之田獵者。若而人。田犬猶古也。其人則非矣。詞雖指古人。而意則詆襄公。愁苦之情。見于言外。按說文。令。作獐。獐者。健也。廬。重鎗者。大鎗也。或問。葛屨。刺編也。如何。曰。唐地陝隘。其民急于趨利。葛屨。夏所用也。乃謂其可以履霜。是以禦暑之具。而禦寒矣。女手織織。可珍也。乃謂其可以縫裳。是以未成婦之人。而治男人下體之服矣。要。即裳之腰也。襪。即裳之領也。好人。猶言君子。既治其腰。又治其領。而使尊貴者服之。此皆設言以喻其趨利之急。非實有葛屨縫裳事也。此裳固好人服之矣。而好人則何如哉。其容止則提提然。而安詳。其辭讓則遜順。而左辟。又以象骨爲搔首之掃。而佩之。其威儀服飾之美。無可譏者。獨其中心之褊急。爲可刺耳。由其君之儉嗇褊急。故其民皆機巧趨利。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泛言好人。厚之至也。糾。三合繩。繞纏之意。或問。伐檀刺貪也。如何。曰。刺貪之意。全在不稼穡而取禾。不狩獵而得獸。若依朱傳。以此四句爲伐檀者之志。則無貪可刺矣。

或問。蟋蟀。刺晉僖公也。何以知其儉不中禮也。曰。至于歲莫而猶不樂。則生人之美滅矣。是可以爲樂也。先言歲聿其莫。而次言今我不樂。是禮所當樂也。先言今我不樂。而次言無已太康。是樂不可過也。既曰無已太康。而又曰職思其居。是以壺職爲樂也。既曰職思其居。而又曰好樂無荒。是以無荒爲樂。猶以無逸爲逸也。既曰好樂無荒。而又曰良士瞿瞿。此戰兢惕勵之心法也。初言思其所居。則職分內之

事無不入其念慮矣。至於在外之事。有非念慮所及者。亦不可不慮也。故曰職思其外。唐譜云。外如耕也。餒在其中之意。內外皆思矣。而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憂患之來。又當思之。蓋與利當先慮其害。造福當先慮其禍。行樂當先思其憂。此自然之理也。惟瞿瞿然顧畏。故能蹶蹶然勤勞。惟顧畏而勤勞。故事事有備。而休休然安閒也。

或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如何。曰。昭公不能修道正國。是時桓叔有伐晉之謀。而昭公不悟。國人難察察言之。故但言山則有樞。隔則有榆。不待外求。猶國之有衣裳車馬也。今昭公有衣裳而不與妻之以適體。有車馬而不馳驅之以快意。雖生宛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愉樂矣。此非勸昭公爲樂也。深惜此車馬衣裳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託言何以不與妻馳驅耳。昭公若會其言外之意。必惕然驚凜然懼。而汲汲然防患之不遑矣。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酒食以爲樂乎。初曰榆。愉取之以爲樂也。繼曰保。則據而有之矣。三曰入室。則他人且爲主矣。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作一句讀。謂以喜樂而永日也。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白駒云以永今朝。皆此意也。

或問。綢繆刺亂也。奈何。曰。國亂則婚姻不能以時。不敢認言亂政。而但就婚姻言之。風人之義然也。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爲在天。毛以秋冬爲昏時。則三星爲參。十月始見東方。正昏之時也。鄭以嫁娶用仲春。則三星爲心。三月心星見時已晚矣。宜從毛。大意言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昏。三星已在天矣。時可昏矣。今夕是何夕。